

同庆 5·13 世界法轮大法日



香港



澳洲悉尼



英国伦敦



爱尔兰

法轮大法自 1992 年 5 月传出，22 年来使全球上亿人身心受益。每年 5 月 13 日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和明真相的人们纷纷给明慧网寄来贺词和贺卡，海外各国则举行庆祝活动，表达对“真善忍”带给生命福祉的感恩。

纽约州参议院表彰法轮大法

【明慧网】美国纽约州参议院自 2011 年起，每年都颁发决议案，褒奖“世界法轮大法日”，今年再次颁发褒奖状，表彰“第十五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决议案译文如下：

纽约州立法决议案

参议院 4475 号

鉴于，参议院很荣幸纪念 2014 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期间第十五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并且

鉴于，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根植于中国古老文化的自我提升方法，通过炼功、打坐净化身心；并且

鉴于，这个特别庆祝的日子是纪念法轮大法的传出之日，1992 年的 5 月由李洪志先生公开传出，之后李先生不辞辛苦地传法；并且

鉴于，法轮大法传播非常之快，靠口耳相传，到 1998 年，估计在中国有一亿人在修炼法轮大法；并且

鉴于，法轮大法简单易学，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看书自我提升和炼五套简单的功法；并且

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在生活中遵循“真、善、忍”原则，提升道德水准，相应地，身体健康受益；并且

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追求超越祛病健身，目的是达到生命道德境界的升华；并且

鉴于，法轮大法使人心灵净化、心态平和、身体充满活力，健康与快乐自然相随；并且，使个人能够摆脱不良嗜好和习惯；使家庭和睦；使社区崇尚道德，正面向上；并且

鉴于，法轮大法在提高身体健康方面的奇效和法轮大法的准则，使法轮大法在全世界广受欢迎；并且

鉴于，法轮大法是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人群的力量源泉，尽管在其起源地遭受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冒着被关押甚至更残酷的危险，持之以恒地追求精神信仰；

鉴于，法轮大法自 1996 年传入纽约，数以百计的修炼者在大纽约地区的老人中心、公司、健身房、私人住家和警察局等地举办过多个免费



纽约州立法决议案

的法轮大法介绍班；

鉴于，法轮大法被 100 多个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修炼和珍惜，并收到了 3000 多份褒奖；

鉴于，法轮大法为全世界上亿人带来健康与内心的平静；

因此，纽约州参议院经过慎重考虑，通过决议纪念“2014 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第十五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并且，决议通过，该决议敬呈纽约州法轮大法修炼者。◇

从里到外的改变



2014年5月，何宇夫妇在多伦多参加法轮大法传世22周年庆祝活动。

【明慧网】何宇、李菲夫妇1999年在比利时开始修炼法轮功，2003年来到加拿大多伦多。2014年5月11日，在多伦多市政广场参加“5·13法轮大法传世22周年”庆祝活动的何宇和李菲表示：每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都非常感恩。

拥有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的何宇说：“修炼大法把我从里到外都改变了。母亲说我从一个暴躁的人变成一个平和的人，从一个不让人的个性变成了宽容忍让；太太说我从只顾自己变为会关心别人和理解别人。大法

给了我一个从里到外的巨大改变。由于心胸宽广，思想里没有那么多的杂念了，工作起来更专心，家庭氛围祥和。看到我们俩的改变，很多国内的亲友也走入了修炼。”

妻子李菲说，当时先生在比利时留学，由于压力大，身体差，同学给他一本《法轮功》，她和先生读了那本书之后，觉得很好，双双开始修炼。她说：“我从特别情绪化、心胸狭隘的人变成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人。十几年走过来，真的感觉很幸福。”◇

谁是“憨包”

【明慧网】三妹和三妹夫一直不明真相，一听我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就哈哈大笑。亲眼看到我身上发生的奇迹也不信，还嘲笑我是“憨包”。

2010年，三妹夫驾驶卡车在一段石头路上行驶，车突然开出路面，三妹夫一惊，将方向盘一转，车才又回到路上。可他的两腿却一下子没有知觉了，他吓坏了，最后是用手按住刹车把车停下的。

三妹夫被送到县医院，医生不敢收，改送州医院，一拍片：脊椎骨碎了一节，碎骨无法找到，只能植骨。手术从一大早一直做到晚上十点。当三妹夫从手术室被推出来时，浑身挂满了瓶瓶罐罐和各种管子。从他的腰到大腿的胯处都开了刀，取下一块大腿的骨头植在脊椎碎骨的部位。医生交代：一星期之内，一滴水都不能进；后半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

三妹哭着给我打电话，让我救救三妹夫。我说：“只有法轮功能救你丈夫了，他学大法，我就送书来！”三妹将电话放到三妹夫耳边，只听电话那头传来微弱的一声：“拿来嘛！”

我赶到医院，给三妹夫念《转法轮》。第一讲才念完，一直说话吃力且根本动不了的三妹夫就说：“我要翻身！”还要求翻身到面朝我念书这一边，给他翻过来后，他对我说：“姐，我要自己看！”我就把书给他放好，他自己看了第二讲，看完后对我们

说：“我肚子饿！”

三妹亲眼见到《转法轮》的威力了，就给三妹夫买了一碗猪脚汤，没想到三妹夫连吞带咽地就吃完了！

这时医生、护士进来，得知不能进食的三妹夫吃了一碗猪脚汤，当即就说：“这回要出人命喽！后果你们自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不管。”

三妹夫继续看《转法轮》，第三天，他要求出院。医生、护士都觉得不可理解，让家属写下要求出院的证明，然后用救护车把三妹夫送回家。医院还说以优惠价格卖一个轮椅给他，三妹夫拒绝了。

到家后，三妹夫是由四个壮小伙平抬上床的。第二天，三妹夫想上厕所，从车祸以来多日没有这种感觉。可他喊破了嗓子，也没人答应，无奈他只得自己从床上爬起，扶着窗沿，小步挪到院子里，然后又挪回床上。

一会，三妹回来了，在院里嚷：

“谁在我院子里大便！”三妹夫应道：

“别喊了，是我！”三妹不相信，让三妹夫再走一遍给她看看。三妹夫就又把挪到院子里。

三妹激动得又哭又笑：“我以为后半生要服侍你，以为你再也不能

了啊！没想到法轮功救了你，救了我们全家啊！”两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

三妹给主治医生打电话，主治医生怎么也不信，说：“你叫他明天来复查！”第二天，三妹夫坐车到医院，主治医生怀疑是不是同一个人，又给他拍片子，结果更出人意料：固定在脊椎部位的钢板、螺丝都不见了！

主治医生把三妹夫拉到一边，问：“你是不是回去吃了什么秘药了，快说！不然怎么可能啊？”三妹夫说：“没啥秘药，我就看《转法轮》，炼法轮功！”主治医生说：“快给我找一本《转法轮》看看！”过几天，三妹夫去送《转法轮》，医生接过书，如获至宝，笑着说：“这本书就送我吧，你肯定还能找到！”

三妹夫这次去医院，是他自己骑摩托车去的。如今，三妹也修炼法轮大法了，夫妻俩都成为法轮大法好的活传媒。（文／云南大法弟子）◇



【丝网花】庆贺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感恩师父。
(青岛大法弟子制作)

双市宝清县善良农妇三次被迫害（一）

【明慧网】黑龙江省宝清县农妇刘春霞，没炼法轮功前有严重胆囊炎、肺结核、肝炎、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所有疾病都好了，炼功刚几个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开始了。

为讲清真相，刘春霞曾三次被迫害：第一次是在看守所，第二次是劳教所，第三次是洗脑班。刘春霞曾遭受野蛮灌食、坐老虎凳、上吊铐等……下面是她本人讲述三次被迫害的经历。

我叫刘春霞，女，五十岁，是宝清县一名普通的农家妇女。由于从小就身体不好，成家后生活也不如意，三十来岁的我疾病缠身，整天与药为伴。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把一本《转法轮》拿给我看，从此我就走上了修炼的路。多年的病痛没有了，身体健康了。正当我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洪恩中时，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铺天盖地的谎言让许许多多的大法弟子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迫害，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看守所讲述法轮功真相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和同修在宝清县内贴手写的不干胶，遭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被宝清东城派出所一群恶警像对待仇人一样对我拳打脚踢，几个大男人把我和同修像抓小鸡一样塞进警车劫持到派出所。

由于我们不配合，他们采用罚站、打骂、不让上厕所等手段逼我们说出资料的来源，一夜不让我们休息。我们就是不配合，第二天把我们绑架宝清县公安局。当时公安局政保科科长是杜福祥，他们软硬兼施，我们闭口不谈，当天晚上被劫持宝清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

这次在看守所里还有同修杜金艳、邵桂兰、几个乡下的同修一起被非法关押。记得有一天邪党干部要来检查，我们不配合邪恶，不穿马夹，恶警就打我们，只要炼功讲真相，他

们就迫害。

因上面来人检查，我们几个大法弟子把自己自修炼以来身心受益的过程写在纸上递给来检查的人，并面对面给他们讲真相。其中他们有一个领导还和我握手，表示很尊敬大法弟子，佩服大法弟子证实法讲真相。

坐老虎凳五天五夜

晚上所长尹邦恩（男，五十岁左右）破口大骂，来到关我们的地方，给王世昆狠打一顿，打累了把衣服都脱了继续打，然后又打了我几个嘴巴子。接着把我俩给铐在老虎凳上了，因为我腿短坐在老虎凳上脚伸不到铐脚的地方，尹邦恩就让管教张锐把我棉鞋脱了。因宝清县朝阳乡法轮功学员张凤兰不配合，被看守所所长满屋子追着打，我看他象小丑一样的可笑，就被新调来的副所长给打了几个嘴巴子，说：“你还笑的出来，我叫你笑。”他们对我恐吓、毒打、辱骂，谁都可以想到几天不吃不喝可以，几天不让上厕所憋的该有多难受。他们扬言你们写保证书，我们就放了你们，就让你们上厕所。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不让穿鞋坐在老虎凳上五天五夜，不让上厕所，当时我们绝食五天五夜，还有个姓段的管教伪善地劝我们吃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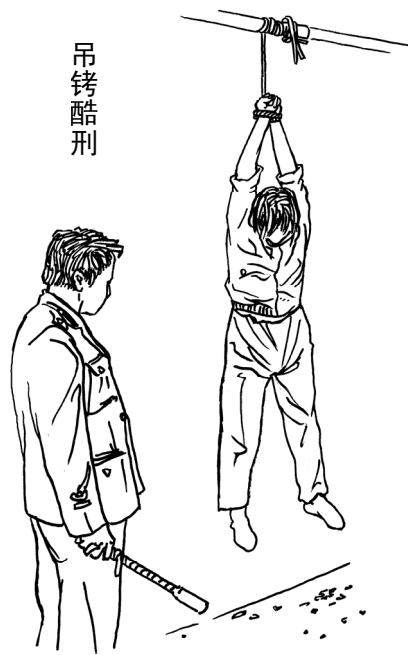


老虎凳酷刑

在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恶警还对法轮功学员用以酷刑迫害：

上吊铐：有一次，我们九个人被吊在一个大铁链子上，有朝阳乡的王世昆、韩家三姐妹（韩桂芹、韩桂荣、韩桂莲）、韩家三姐妹的弟媳张某，

吊铐酷刑



宝清建设银行的陈冰等。我的脚尖刚着地，我们几人齐心合力把铁链子拽折了。他们又给我们换了一个大铁管子。两手铐在一根铁管上，脚不沾地挂在空中，这样吊了好多天。放下来两手腕被铐进肉里勒出一道深深的血沟，钻心疼痛。上厕所都是其他刑事犯给脱裤子，就连来例假也是她们给换纸。

铐地板：手铐在地板铺下面的铺腿上不能站也不能蹲，只能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坐就是好几天。

强制灌食：因为我们不写保证书，不妥协，第二次绝食反迫害，几个男的把我铐在铁凳子上。有按头的、有按手的、用铁棍子撬开嘴的，把嘴都撬出血了。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又拿一根手指粗的胶皮管子从鼻子里插进食道，往里面灌食物，痛苦极了，出了很多血，之后一段时间我连水都无法下咽。

后来我的家人替我写了保证书，才结束了这三个月非人的迫害。回到家后村里的治保徐化林和李福贵、徐殿有、马德福、赵升玉等经常来我家中骚扰。由于身体虚弱，很长时间连饭我都做不了，给我的家庭和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三十岁的我原本一根白发也没有，回来后两鬓全白了。

是谁冒用我爸爸的名字骗人？

文／吴佳林

我叫吴佳林，是吴炳达的女儿。2013年的一天，我正在上课，弟弟突然告诉我说，发生大事了，叫我上网输入我村地址——新安镇老屋地村。我震惊地发现，我爸爸的大头像被贴在上面，有文章以爸爸的名字做标题，说什么误信消业差点要了他的命。我一看就哭了，以为爸爸又被绑架了，受不了压力才违背良心说话。

因为里面说的情况全是假的，特别是写我爸爸不肯住院，后来快没命了，在子女的泪光下被送进医院……我看得都恶心，我们从来都没有那样做过。

我一边哭一边给爸爸打电话。爸爸接到电话也很生气，他说：“有事吗？没事别浪费话费。”

我们家住在偏僻农村，爸爸从来不上网，手机打字都不会。听了网上的事，他说那是乱编的，家里好好的，他整天去地里干活，哪里也没去，也没有人来找过他。他绝对没有说过法轮大法不好的话，叫我别理就是了。

后来我们回家说起这事，爸爸说，可能是以前他坚持信仰“真善忍”而被绑架时，不断地对那里的人员讲真相，讲修炼后身心健康的事实，所以他们就知道了一点我家的情况，以致后来以假乱真，那张照片可能是出狱时拍的。至于那个作者“颜子明”，他根本不认识。

是谁冒用我爸爸的名字骗人？我只想说，爸爸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人显得很年轻，很精神，这对于曾经因胆结石而切除了胆，还要干苦活的老农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爸爸十几年来不用吃一粒药，当然更不用去医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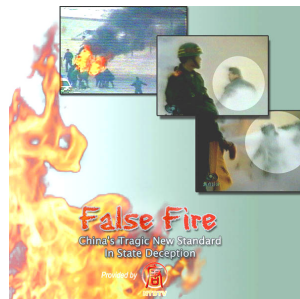
现在每当别人问起我家的住址要“百度”（搜索）时，我就会心痛！“颜子明”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



【绘画：秋月奔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画面描绘了两位青年女法轮功学员，利用下班的时间在月色中粘贴真相资料，希望人们摆脱中共谎言，拥有美好的未来。

盗用我爸爸的名字？侵犯了我爸爸的姓名权，随意诽谤他人，损害爸爸的名誉，让我的精神也受到损害。◇

编注：中共迫害法轮功，其政策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所以在疯狂销毁法轮功书籍、血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同时，控制喉舌媒体制造了无数谎言，什么“1400例”、“天安门自焚”假案等等，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这也是法轮功学员向民众讲清真相的原因。



国际获奖纪录片《伪火》，曝光了中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假戏的诸多破绽，如所谓的自焚者刘春玲不是被火烧死，而是被军警用重物击中头部而倒地。《华盛顿邮报》记者到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邻居们说没见过她练过法轮功。



“曹舅”的醒悟

【明慧网】前些年我被关在监狱，一天，亲戚来看我，还带了一个信教的朋友，让我呼之“曹舅”，“曹舅”劝我说“你要顺从共产党”，我跟“曹舅”解释我们修炼法轮功是锻炼身体，做好人，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人不应该因信仰“真善忍”而被关押迫害。“曹舅”听不进去，高声说：“你看我信宗教，怎么好好的？”

过了一段时间，亲戚又来看我，这回“曹舅”没来，亲戚告诉我：可出笑话了，上次“曹舅”回去不久，就因为信教的原因被抓走一个多月，在看守所受了不少苦，长了一身疥疮，出来后他大骂共产党，还说：“没想到做好人竟被共产党关进去了！”

亲戚说，这回“曹舅”明白了，所以不好意思来看你了。

“曹舅”让人哭笑不得的经历让我想起很多不明真相的中国人也有同样的误区，认为“共产党没有公开镇压宗教，为何单单迫害法轮功”。

其实不是这样的。共产党产生于西方，因为它反天、反地、反宗教而被西方抛弃。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

共产党是一个以无神论为教义的害人邪教。真正叫人做好人的正的信仰，都是它要反对和打击的。

岁数大的人都知道，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期间，各种宗教受到的迫害也是很严酷的，所谓“破四旧”，许多寺庙佛像被毁，僧人、道士被批斗。

现在中共为了装点门面，表面上允许被其“统战”的一些宗教存在，被“统战”的一些宗教首领，本身就是亲共政客甚至是中共地下党员，比如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宗教首领也坐在那里开共产党的“两会”。这些“学中共文件，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宗教组织，已成了中共的附属组织，其中很多人并非在信这个宗教的神了。◇